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九月九日（星期日）

成都新聞

第肆玖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興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縣長向城隍求雨

禁屠三日仍未感動天心 妙文一篇無非藉紓民怨

（杭州通訊）浙省苦旱，杭垣所謂士紳也者，乃在玉皇山祈禱，並重行禁屠三日，刻已期滿，仍絲毫無效，各商店居戶，爰繼續齋戒迎燈求雨，香烟繚繞，燈燭輝煌，漪歟盛哉，按汪院長，上月二十九日曾電令浙贛三省市當局，當農民求雨之際，雖不便為事干涉，然事前事後，宜注意於常識啟發，務使之恃人事而除迷信，近紹興縣第四區，因亢旱日久，農民數千人，乃入城內城隍求雨，該縣縣長陳鏊，漏夜作疏，向城隍祈禱，是固有違禁令，然亦得以收買民心，迷信云云，固無關其祿位也，原文云。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夏六月念六日己酉，知紹興縣事陳鏊，率縣民盧長芳盧炳章等，謹以至誠，敬禱於城隍尊神之前，夫生而聰明正直仁民愛物者，故歿而為神，尊神生前曾長斯邦矣，故老相傳，天苦旱虐，吾民尊神，與神約，七日不雨，則火廟，神感吾民誠，降雨救此一方，至今數千百年，人民以為美談，鏊來長是邦也，已兩年餘，雖措施多不當律，然不敢顯然為不法，以邀神譴，以聚民怨，夫吏既食於民矣，將為民謀福利，解困難也，今天亢旱，已月餘不雨，禾苗含穗將枯，池塘亦龜裂，百姓終歲勤勞，生機將於是絕，號泣呼天，亦已久矣，而天莫之應，如鏊微末，亦坐觀而莫能救，午夜徬徨，夫豈能安，惟尊神亦曾長是邦而為民解困難矣，竊不自諒，亦欲効尊神昔日之為民請者而請於神，昔日尊神亦不過正直聰明而已，力能感神致雨，救活一方，今尊神已為神，力能自致雲雨，其忍睹此哀哀孑遺，而不一援手乎，民命亟矣，尊神其念之，謹告，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友人方子藹若，娶妻美而妒，內吼聲常達於外，每出，滿臉斑斑，一若留雪泥鴻爪者，人皆目逆之而笑曰：此陳季常也，吾友頗苦之，謀於汪君哲予，汪素有智囊之目，至是，亦不禁蹙眉曰：此汝家事也，復詢於余，余更一籌莫展，但素知先生仁義為懷，擒謀過人，敢敬求療妒之方，非獨余表感戴，而天下同病者，亦當加額相慶也。（余夢覺）

（答）祇須方君不與其他女性接觸，其妻即無從妒起，若方夫人非妒而為悍，則試讀聊齋中之馬介甫。

（問）鄙人每次理髮歸，剃光了頭，店中同事，皆笑而問曰：浴堂失火，知道否？初則不解其隱語是甚壞，後因被笑過甚，乃覺悟似係玩笑耳，然我不善於答復，故請貴博士賜教，對付相當之言！（小和尚）

（答）這原因，大約是為你的大名不好。為什麼叫小和尚呢，你對他們說：「你們不到浴堂裏去，怕頭髮要生蚤虱，快拿木梳去梳梳罷」。

小舞台

新夕陽樓

（尖尖）

（旦扮陰魂上旋腔）步幽逕自驚心。慘淡疎星流螢冷。（唱）萬縷愁緒鎖腸聲。多情自古空餘恨。孤負春風十井心。若緒往事倍懷君莫問。搗蟄又還生。悔斷柔腸徒悲哽。羞慚怎見老年尊。想奴家也曾念孔聖。燒茶湯熟讀女兒經。慈愛祖父謝鴻盛。姑母們視若掌上珍。勤讀詩書自發憤。一家兒歡樂無門爭。世風日下道德淨。女娃子注重講摩登。夏季裏風行絲織品。卻爾紗翩翩似燕輕。冬季裏呢絨多雅俊。白毫狐腋做項巾。春衫秋裳應佳景。指戒手表崇時新。僕婢服侍多恭謹。如水包車響叮叮。耳薰目染增嗟恨。移欄十惹怨聲。猶能羞照菱花鏡。屈指韶華怕歲增。最老祖父堂前空教訓。從四德重節貞。雖積脂錢賭香粉。勤習麻雀念賭經。為買手表惹嫌恨。各自主見各自奔。跟奴家只拿鼻子聽。淡掃蛾眉春山隱。誰不稱謝家有女初長成。（未完）

▲怪獸再見

英國 在四星期以內出現二十一次

（路透九日倫敦電）洛區萊斯之怪獸新聞，今日復見於各報，據芒滕爵士聲稱，該獸於四星期內出現二十一次，渠曾以二十人組織一守視隊，據所攝之影察之，該獸確有其物，凡目覩者皆言該獸之首頗小，與其體殊不相稱，今將用更有力之攝影寬尋一星期云，按芒滕爵士為蘇星及英國自治地保險公司之總董兼總經理。

▲俗語詩

湯惕

1

一房燈火一房光，休管他人瓦上霜，塘裏無魚蝦也貴，山中沒虎猴稱王，清官難斷家常事，老鼠不留隔夜糧，放過春風收夏雨，東方不亮亮西方。

2

家貧奴吃主，猴子稱霸王，無酒不成禮，有花自然香，牛瘦角面在，人瘦地頭光，姑娘嫌嫂醜，挑米填屋場，

奇產

一胎生三子 分紅白黑色

（本報重慶航訊）本市第三模範市場稅捐總局對門坎上隙地，搭有一篾棚房屋，住有何與順者，每日担渣滓營生，其妻杜氏于去歲九月受孕後，迄今已屆十月，尚未生產，突于昨晨拂曉時臨盆降生，產生三子，四肢已全，面部一為紅色，一為黑色，一為白色，生後未久，該黑色之嬰兒當即斃命，然紅色白色兩孩尚存，均以為奇，時附近各街居民，聞信看者不少，記者聞訊，當即趨往探視，實屬不虛，特誌之以供生理學家之研究云。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第四十八回 電影明星求榮反辱 天涯游子興盡言歸

［魚夢］ （245）

俟至者都抱向隅。這天騷姐姐唱的是粵曲。格外賣力。唱得悠揚動聽。台下掌聲如雷動。等到散戲館出來。門前還圍着許多人。爭看騷姐姐。三個急色兒一路跟着。見她走入惠中。也跟進去開房間。騷姐姐素善交際。便同他們搭搭的講張了一小時。方像作別。打算來找吉相去吃大菜。不料走到房間裡。闃焉無人。便向茶房問道。他們倆到那裡去了。茶房答道。吃花酒去的。小姐。你要去嗎。我來做鄉導。騷姐姐笑道。我去化了裝。同你去啊。說着一溜烟奔回自己房間裡。脫去旗袍襯褲。把張小山新做的一身西裝穿在身上。皮鞋呢帽。手拿司的克。走出房來茶房阿三。幾乎不認識。騷姐姐含笑問道。扮得像嗎。可還看得出我的本來面目。阿三笑答道。連我都幾乎不認識。那還看得出是女。

走到堂子裏。小姐你不要開口。管教周大少看不出你。于是兩人還出旅館。騷姐姐一路搖搖擺擺直到桃源坊。阿三引着走到素素房間裡。向小谷說道。有位上海客人要來找尋兩位大少。騷姐姐昂然而入。向小谷吉相點頭招呼。兩人只是呆呆地望着他。都覺面貌熟得很。只是想不出叫甚麼。小谷便和他分賓主坐下。含笑說道。請問足下貴姓大名。騷姐姐裝做啞吧。呀呀的。那吉相瞧見阿三立在房門外偷笑。方像恍然大悟。走到騷姐姐身邊。一陣粉香刺入鼻觀。便道。你道裝得模樣兒。像煞是個男。究竟你有沒有鷄巴的呢。一壁說一壁伸手要摸她的褲襠。騷姐姐啐道。客氣些。算什麼。小谷大笑道。啞吧開口了。弄得素素和幾個房侍莫名其妙。吉相怕巡捕來干涉。便湊騷姐姐的耳邊說道。女扮男裝。依照地方風化。巡警要干涉。你回寓換了女裝。儘管來白相好咧。騷姐姐點點頭。立起身來。向小谷說道。我在惠中等你們吧。小谷道。恕不遠送。騷姐姐仍和阿三回轉惠中。更換女裝。不料那個急色兒。當晚不曾回去。一個叫陸老的。父母管束極嚴。來喚還家。老父嚴加盤詰。只好直說。大陸父大發雷霆。馬上趕往蘇州日報館。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第五十五回 拔幟對彥虎走新野 東輪戳佳可捍樊城

拚命向城頭撲去，衆軍士見主將都如此奮勇，也都奮不顧身，直向城頭撲去，張大虎見徐羣挽着銅盾，已撲到城濠邊來，一步步踏着沙囊，往城頭上撲來，便挺手中槍，來戳徐羣，徐羣喊聲好，舉了銅盾似猿猴般，挽着槍桿，一湧身，便撲上城頭，張大虎大吃一驚，欲將槍一格，將徐羣格下城頭去，徐羣早出鴛鴦肘，賊聲去，張大虎一霎未防，閃躲不及，已被徐羣擊殺，一衆軍士見主將陣亡，齊吶一聲喊，便往山後逃走，徐羣掄動雙肘，好似蛟龍般，東砍西擊，守城軍將，見張大虎戰死，也俱紛紛自亂，奪路逃走，城外唐軍，早搶先掩入，一陣厮死，血肉交飛，徐羣乘勝追趕，直奔襄陽城來，將至中途，山石裏一聲砲響，伏兵齊出，正不知有好多人馬，將徐羣團團圍困在垓心，徐羣急揮動雙肘，奮力搶先，衆軍士一聲吶喊，排力衝殺，賊軍紛紛後退，堵截不住，徐羣將要衝出重圍，山岩裏綉旗飄揚，蘇佳可率軍來到，徐羣猛見亂軍中一將掩來，便吃一重驚，但見他一身好打扮，頭戴着頂雙鳳閃翅鳳王盔，身穿黃金鎖子連環甲，外罩繡花金線鸚鵡袍，前後掩心，虎頭戰鞋，面若重棗，髮似硃砂，跨下四萬里追風黃斑豹，手中提了對金光閃爍蟠龍鼎，徐羣知是勁敵，急一抖絲韁，當先衝去，蘇佳可猛見徐羣來到，急將鼎一揮，勒馬後退，仔細瞧時，但見徐羣戴了頂束髮鏤玉紫金冠，身着黃金鎖子猊鎧，外罩蝴蝶碎花白戰袍，腰懸寶劍，跨騎名駒，面若滿月，目似秋水，宛若潘安再世，恰似子都重生，手中倒挽了對鴛鴦肘，寒光四射，冷氣逼人，蘇佳可暗地心折，默揣道，果然這小子，話不虛傳，徐羣尚未知蘇佳可利害，一擺手中鴛鴦肘，便向蘇佳可頭上飛來，蘇佳可只輕舉蟠龍鼎往上一領，只聽噹啷啷響聲嘹亮，徐羣在馬上閃了兩閃，心裏暗自驚訝道，看不出這賊酋，竟如此力大，緊了緊右手神肘，似急風驟雨般，復向蘇佳可肩膊上飛來，蘇佳可用左手蟠龍鼎往上一領，右手鼎宛若閃電一般，直撲徐羣馬頭劈來，徐羣急用肘勾開，將馬一拉，雙肘齊下，蘇佳可却突地跳出圈子，揮軍後退，似風捲殘雲般，望襄陽去了，徐羣猛見賊軍無故後撤，倒反吃了一驚，急勒住軍馬，不敢追趕，反退出山口，安營佈寨，據險力守，不一會探子却來報說，蘇佳可果然竟撤回襄陽死守去了，徐羣心裏沉吟不決，暗道，這分明是他誘敵之計，我軍輕進，誤中他巧計，正損兵折將之時，他會棄此勝不攻，而往守襄陽，內中必有大原由在，不是藩黨莫突圍出走，便是蕭方等由安陽南下，開封吃緊，故爾返軍固守襄陽，徐羣反覆思想，俱得不着要領，只好命探馬，不分晝夜，迅往黨子口潼關等處探聽，一面退守均縣，飛文請羅燕定奪，徐羣文書方去，流星探馬復來，報稱雲懷玉，同着鄧瑞珠率領死士，已偷過瀾滄山，乘虛奪了穀城，正引軍往老河口推進，請侯爺迅率兵往助，已免功虧一簣，徐羣方才醒悟，蘇佳可是聽着穀城失守，恐怕襄陽動搖，故先行安命撤退，徐羣暗暗佩服，雲懷玉等，確為了得，跋涉千里，反奪頭功，徐羣才急命軍士開拔，向着光化兼程前進，這且慢表，再言王孟雄張超等，率着偏師，由紫荊關東征，奪了內鄉，徑赴新野，果然黎彥虎聽說新野危急，也不等蘇佳可回軍，急引了健兒往屯鄧縣，阻住西來人馬，為新野屏藩，兼顧南陽，忠武說河南軍務吃緊，急調許昌都招討，往駐鎮平，為新野犄角，兼反攻內鄉，王孟雄數次衝突，均被許昌都招討拓拔暴虎驟退，

答案揭曉

（一）知足的人
（二）良心責備
（三）慾望
（四）小人的眼光
（五）小說家

共接答案二百八十三封最先答中者為王澤民君除送報外特將答案揭曉

大明廿七俠 一二九

第卅七回 才子佳人俠士贈金 逆兒拙媳老婦投繯

上文已是說過，試想闞澤鯤等五人，都是英雄之輩，對於這種纏綿委婉的情淚，如何辦法呢，故此當時五人，都因衆妓這一傷心，心坎兒裏也不由的一酸，要不是個男子，怕討人笑，早也就淚灑胸膛，同聲一哭了，因此五人當時同聲說道，你們且莫傷心，這件美滿功德，咱們准得玉成其事，左不過是幾個錁子在那裏作祟，只要有錢，寶珠便可以贖身，宇文惠也可以讀書上進，一對有情眷屬，自然可得圓滿解決，但不知宇文惠是何處人氏，住在何處，他此番動身，不知已走，還是未走，他家中是不是真沒錢，或是他家中已有了妻子，或是他父母不許他娶伎作室，也許他另有所戀，也許他不得已纔以一走了事，總而言之，嫖客對於妓女，從無有不竭力報効的，等到說什麼動身，或是漂賬等等，非至萬不得已，絕對不會行使出來的，據此而論，宇文惠也許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亦未可知呢，再有一件，老鴇方面，不知贖身要多少銀子纔行呢，寶珠見衆位爺們說出這番體貼入微的話來，却含淚答道，他是丹陽人氏，實係無錢，並未曾娶過妻，即使他家中果真已有了妻室，我曾發過誓，便做他的小星，亦是情願的，至於說他另有所戀，這個我也可以相信他，絕不會有的，不過他家老太爺，或是老太太，不許他納娼門之女為室的事，却不能明白，但我是相信他的，他曾說過，家庭內很自由，他既這般說，他是絕不會騙我的，他寫信着人送來，是不是已經走了，却未曾寫明，我本想假以出局為名，前往省視的，無如老鴇深恐我逃走，今日竟不許我出局，所有人家來叫的條子，却叫別人去代了，但是依我想來，大約他已走了，亦未可知，承衆位這般懇懇懇懇的關切，真是感激萬分，講到贖身的身價，說到這裡，停了一停，拭淚嘆氣道，咳，很難說，我捆在這裏的原價，共是五年，二百兩銀子，如今我已做了二年多生意，照例是不毀約的，半路上要贖身，就得聽他上天討價，一千八百，三千五千，都得隨他的便，這竹槓總得由他敲，否則他不還捆的時候，所寫的字據，即使來頭大的人，狠和他鬧，或因是窠內鷄自己開談判，價目照原價加倍，便可贖回，但是說不定，因為他不肯，須行強不來的，衆人聽了咋舌道，好厲害老鴇，捆給他娶這樣敲竹槓，那賣斷了的，豈不終身無出頭之日麼，隨又道，好的，老鴇不過要錢，沒有什麼別的問題，咱們既欲多事，化費幾個大，是不成問題的，你且將宇文惠的下處，說了出來，咱們好去看他，

擬心生鬼 怪人影 事出有因 查無實據

蘇省寶山縣屬羅店鎮趙家巷楊宅屋頂，忽發現有女人影影兩個，搖曳往來，奔駛極速，究人探視，亦倏滅無蹤，且尤奇者，謂每日二時至三時，終必發現云云，華東社記者因事出離奇，非經親見，實難徵信，因欲明瞭真相起見，乃於昨日挨址前往羅店鎮實地調查，則貯候至晚，終未發現屋頂怪人影也，記者復向附近某雜貨店夥詢問事出原因，據稱，一星期前，有形似農夫兩人，自土地廟疾奔而來，指楊宅屋頂大呼有鬼有鬼不止，一時四鄰居民，羣趨觀看，則亦無他異，嗣詢彼輩鬼係何在，則稱彼等自土地廟適見屋頂上有兩人影，一男一女，忽東忽西，男者衣青布長衫，女者上服白衣，下穿黑褲，攜手往來自由云云，當時觀衆，愈集愈多，無結果而散，次日同時復有多人前來，翹首觀望，有謂已見出現，有謂不獲人影，莫衷一是，總有一衣短衫褲之青年，毅然登屋探覷，至則大呼沒有沒有，而下，是日亦無所獲而散，自此以後，街坊人言嘖嘖，因之每日來看者亦絡繹不絕，究竟真相，莫名其妙，若謂有其事，亦無從證實也，（未完）

諧談

甲謂乙曰：吾見一人，頭頂天，腳踏地，可謂偉矣○乙曰：吾見一人，較之尤偉，上唇連天，下唇連地○甲曰：然則身體在何處？乙曰：此人只有一張嘴耳？（未完）